

草書傳印

ЧАСТЬ ПЕРВАЯ

1

— А ты откедова взялся-то, дедко?
— А божий я...
— Божий, обшил кожей? Знаем мы вашего брата, таких-то божьих... Говори уж пряменько: бродяга?
— Случалось... От сумы из от тюрьмы не откедовался, ми-
денький Лазар Черчинска убег, с ручников.
— Так-то вот ладнее лутиет... Каторжный, значит?
— Как есть каторжный: ниinem, ни ночью покоя не знаю.
— Ну, мы тебя успокоим... К начальству приведем, а там на выгнанку определят, пока что.

Толпа мужиков обступила старика и с удивлением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.

Да и было чему подивиться. Сгорбленный, худеный,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улыбался, моргал глазами и «твetch» зарка из всех вопросов. И одет был тоже как-то несвойственно: длинная, из синей материи, рубаха спускалась ниже колен, а подней как есть не было. На носах были надеты шерстяные бабы чушки и «сибирские» носки. По-верху рубахи пошитое, а на голове — валеная крестом вязаная шапка. За плечами у старика болталась небольшая сумка. В одной руке он держал берестяной бурачок, а в другой — деревянную черешковую палку. Одним словом, не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.

— Бурачок-то у тебя зачем, дедко?
— Бурачок?.. А это хитрая штука. Секрет... Оп, упаков-то, меня из деревни выкинули.
— Он и то с бурачком-то ворожил в бурье, — выступил из-под задней парень с рябым лицом. — Мы, значит, косили, с угору и винто, как по осокам он ходит... Эзак из-под руки склоняет на реку, а потом присядет и в бурачок свое опять гляньшу, мы его и взяли, потому... не прост человек. А в бурачке у него лада...

曹靖华译著文集

4

1 512·4

曹靖华译著文集



200198446

河北
北京
南大
教
育
出
版
社



新登字(京)159号

曹靖华译著文集

第四卷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
河南教育出版社

北京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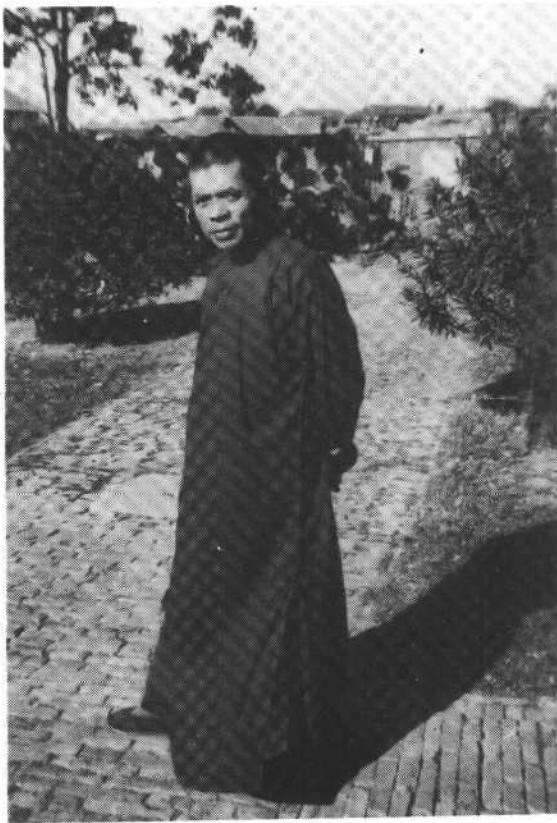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125 印张 360 千字

1992 年 7 月第一版 199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24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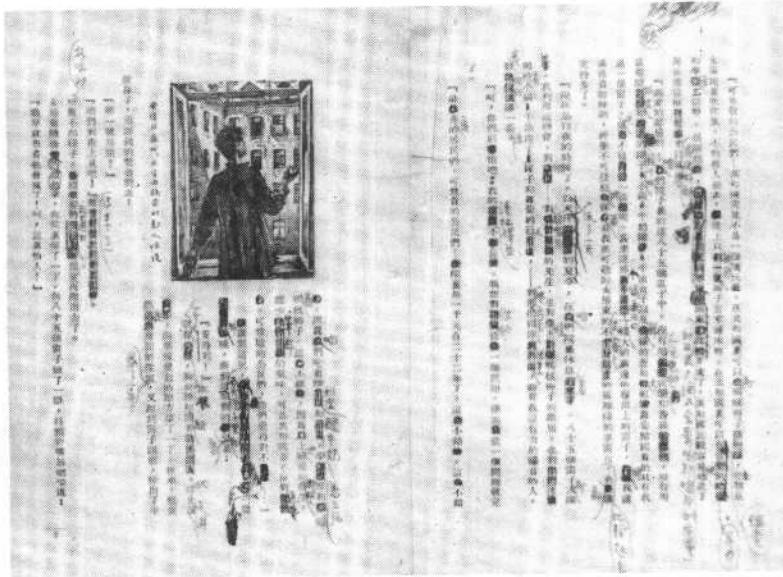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-301-01486-4/I·243

定价：8.50 元

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【アーヴィングの死】

アーヴィングは、死んでしまった。死んでしまった。死んでしまった。

死んでしまった。

死んでしまった。死んでしまった。死んでしまった。



アーヴィング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アーヴィングの死

第四卷说明

《城与年》作于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九月，译完于一九四六年四月。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骆驼书店初版，一九五〇年四月上海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重印，一九五四年八月，三联书店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度重印。

译者曾于一九五八年对译文作了全面校订，但校订后，未能出版。这次收入《文集》的就是这一未能面世的校订本。在收入《文集》时又根据苏联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作了部分订正。

鲁迅博物馆提供阿列克谢耶夫插图和鲁迅一九三六年为《城与年》插图本所题文字的说明，谨致谢忱。

目 录

城与年	(1)
普及本原序.....	[苏联]科列斯尼科夫(3)
城与年	(13)
小说收场的一年	(15)
演 讲	(15)
书 信	(17)
移案的方式	(21)
一九一九年	(23)
彼得堡	(23)
战壕教授.....	(31)
康拉德·施泰因	(42)
兵临城下.....	(46)
线 团	(62)
一九一四年	(81)
爱神的离心机	(81)
实在说,世界大战何时开始的	(90)
DICHTUNG UND WAHRHEIT	(99)
花	(117)
离开本题.....	(128)
传说—谣言—故事	(128)

石侯爵夫人	(134)
脚步更坚定了	(147)
罗尼小姐寄宿学校	(154)
一九一六年	(162)
民 军	(162)
七湖公园	(175)
还是花	(189)
逃 亡	(212)
一九一七年	(235)
封·兴登堡元帅想到什么人呢?	(235)
人要这贫乏的岁月何用呢?	(245)
费多尔·列片丁	(257)
有伤大雅的小文章	(269)
一九一八年	(275)
路	(275)
没有白的和黑的	(298)
浆果	(312)
芬兰民族的民族性	(337)
一九一九年的第二章,本章在第一章之前	(344)
塞米多尔的星期六	(344)
列片丁的结局	(367)
生平第一次	(384)
重 逢	(404)
梦	(411)
一九二〇年	(427)
画套揭去了	(427)

新 地	(430)
咱们两清了,斯塔尔佐夫同志	(435)
译后记.....	(442)
作者自传.....	(452)
关于小说《城与年》.....	费定(460)
《城与年》插图本小引.....	鲁迅(473)

城 与 年

〔苏联〕费定著

К. А. ФЕДИН
ГОРОДА И ГОДЫ

据 МОСКВА“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”,1988 版订正。

普及本原序

〔苏联〕科列斯尼科夫

《城与年》，“在这些奇异的、惊心动魄的年月里，我们还没来得及从这一小时里醒悟过来，另一小时又把我们撞倒了。”费定在这部作品里，描绘了战争与革命的年代。

这个线球，在读者面前疯狂地旋转着展开来。第一章是“小说收场的那一年”。这一章写作品主人公之一——安德烈之死。这之后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九一九年来到彼得堡的活的安德烈。接着是一连串读者弄不清的事件。安德烈带着一封读者所不知道的信，到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家里。一位神秘的施泰因的出现，不仅使安德烈惊恐万分，而且使读者也不寒而栗。后来安德烈在十字街头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这女人竟是他的妻子。

作者一跳就跳到一九一四年，从彼得堡跳到埃朗根，从俄罗斯跳到德意志，这么一来，完全把读者带入迷魂阵中。

在那里又是头两章里的那些人物。就是第一章里枪杀自己挚友安德烈的那个库尔特。施泰因就是封·舍瑙中尉。取丽塔地位而代之的是安德烈的第一个情人玛丽小姐。

总之，一九一四年是这部小说的开端。如果从这里开始读，一切事件就依次展开了。

富饶的、一模一样划成小方块的整个德意志，展现在我们面

前。在那里，“生活——这就是不要破坏和谐”的那样的德意志啊。

在这里，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，都到罗泽瑙去纳凉。

男人们都把西服上衣一脱，把帽子系到背心钮扣上，拿着伞就走了。

他们刚迈第一步，就脱掉西服上衣，把帽子系到钮扣上，于是一切都在和谐所容许的节奏和韵律里行进了。

男人们是这样。

他们背后和睦地跟着妻子、女儿、岳母。都身穿白上衣，带着手提包和伞。

他们前边是儿子们：不戴帽子，穿着“罗伯斯庇尔”式衬衫，下摆束在短裤里。

战争的粗暴声音，闯入了德国市民恬淡宁静的生活：

“拿去，拿去，拿一去一吧！”

“号外！……”

“号……”

“……外！……”

“看吧，看吧！”

“哎—呀！……”

“我说过，我说过嘛！……”

“您看过了吗？”

“您呢？”

“您呢？”

战争把太平生活推翻了。战争把两个朋友——俄国人安德烈和德国人库尔特——变成了敌人。库尔特把安德烈看成“祖国”的敌人，同他绝交了。

战争一步步吞没了德国的和谐与幸福。

作者集中全部注意力，描写了战争的后方。他憎恶战争。“战争是搅肉机。”脚一登上开往前线的列车的那些士兵，在他看来都

是上断头台的人。

作者在这战争的恐怖里，用卓越的艺术巨匠的手笔，描写地主贵族德国的智慧，如何黯然失色了。

把那些反战的士兵们，都囚到一座寂无声息，死气沉沉的城堡里。有一天，从城堡里传来一声绝望的吼叫，从铁窗里伸出一双手，“在空中，在阳光下乱抓，忽而藏到铁窗里，忽而又伸到窗外来”，这印象在读者记忆里是永远不可磨灭的。

表面上德国仍保持着自己过去的面貌。处处表现出模范的秩序。政府用尽一切方法使自己的国民在爱国主义的狂热里窒息。“供给消费者的全部产品，从药房的泻药，到鞍张铺的马套，都完全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外衣了。”可是在这些秩序后边，隐藏着日益激昂的反战情绪。

柏林放着活动西洋镜，“投十枚芬尼，你将目睹战争，”对于真正看见过战争的人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。

通往充斥着断肢残体的医院小路上，竖着牌子，上边写道：

只准自行车通行。

只准徒步通行。

只准骑乘通行。

可是不准一个人到那里去，因为不能让“和平”的德国人看到真正的战争。

可是在音乐会上表演“最近改良整形术”，表演“膝以上截肢，骑自行车上下楼梯”，“截去手腕的残肢表演打字”，“肘以下截肢的残肢使用铲、斧、耙、锤、刨及锯”。

德国真是发明创新的能手啊！千千万万的工厂主，在战争中都发财了。可是被毒气侵害了眼睛的士兵们都醒悟了，饱经忧患的妇女不再忍受了，革命在德国爆发了，疯狂的群众把城堡捣毁了。

作者强有力地表现了战争的可怕，但是不曾把革命的全部力量显示出来。革命似乎轻轻地滑过去，退居到不关重要的地位。作者仿佛有意从一个小城的窗口来表现革命。德国十一月九日的事变，表现在比绍夫斯堡，而俄国的十月革命，在安德烈回国时，却遁入辽远的像塞米多尔那样的城市里。当安德烈来到大城市，他首先看到的是饥荒与破坏。

安德烈来到莫斯科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画面。

“人们像一群可怜的幼蜂，拥在篝火周围”，“一个半裸的女人，吊着两只空布袋似的乳房，在捉破衣服上的虱子”，“产妇在小土屋里大声喊叫，害伤寒病的人在三轮车下说胡话”。

“跨过灌了石灰的尸坑，越过水陆两宜的蔓草似的断体残肢，透过哭泣，叹息和呻吟，沿着散布死亡的大地——这是通向生的道路。”

革命后的莫斯科，这是“在教堂的穹窿下，慢慢消失的驼背的身影；污水和垃圾堆上的癞皮狗；路上的死马；从人跟前，从废墟前，跨过兽尸和碎石堆，大声叫着，骂着赶着马车的马车夫……而这一切之上，是遮天蔽日，对将亡的莫斯科发出哀鸣的密云似的乌鸦，莫斯科却在蟠曲土岗上，发出最后的喘息。”

作者的这段描写，充满着可怕的绝望。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战争的缺陷，这是他很大的贡献。但是他用贫困与饥荒的琐碎细节，掩盖了革命，表露出同路人作家的目光短浅，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深刻意义与革命的伟大。

破坏，死亡，埋葬——这是作者心爱的题材。安德烈到司令部领取委任状，在那里首先遇到的是一口棺材。马上那位大学教授就死了，接着就是出殡和墓地的描写。对人生非常乐观的列片丁，竟被残暴的匪徒绞死了。安德烈自己也死在朋友库尔特手里了。而

安德烈给玛丽写的信给死人写信的味道。

难怪乎对于死的感觉，是安德烈体验到的最好感觉。

每秒钟在死人，每一处凹地都是死人，每一个坑都是死人，每一根柱子上都是死人，拐角处是死人，直路上也是死人。

对于死于破坏的敏感，在这部作品里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的可怕，而革命在这里却显得非常暗淡。

费定对革命的感受，是害怕血弄污自己的手的知识份子的感受。他承认这血，崇拜它，但却害怕它。代表知识分子阶层对革命关系的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德烈，成为本书的主要人物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我一生都尽力想站在中心的位置。你明白，我想叫世界上一切事都围绕着我发生。可永远总是把我冲开，把我冲到一边去。”

所以把他冲到一边去，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过于集中到个人身上了。安德烈的全部生活，就是在追求个人的幸福。战争、革命，这一切都从旁溜走了。参加剿匪，也只是忘却自我，避免思考的一种手段而已。

禁锢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，他把自己葬送了。

“不用慌张。没有必要慌张。都过去了——那些年代都一去不复返了，而且也都用不着了，那些人永远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，永远也不会了，都过去了。到哪里去，反正不都是一样吗？到哪里去，能否到达，反正不都是一样吗？”

安德烈是不会斗争的。他不能理解革命，因为这对于他依然还是那种战争，而他是憎恶战争的。他不会主动，他是被动的，甚至在恋爱上都不是他主动的：是玛丽先到他跟前去的，是丽塔先引诱他的。

这种被动，消极，只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追求人生的意思——是